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十五回 智以給貪猶煩撮合 散而復聚頓解相思

卻說祝伯青等人到了南京碼頭，泊定船隻，眾人分頭各回私第。雲從龍回至公館，梅仙迎接入內。從龍問及二郎，梅仙把他與穆氏如何淘氣的話，細說一番。「他適才聽得你們回來，忙忙的坐了馬，說尋伯青去了。我看他受了這一場氣，心內也明白過來，只要小黛嫁了他，如了他的願，可以從此回心轉意。巴乾功名」。從龍點首道：「若是大家商議去賺穆氏，不怕他三頭六臂，始終是個女流，而且他不過貪的是財，都可成就楚卿與小黛因緣。」從龍起身脫去大衣，外面早擺了飯上來，與梅仙吃畢，散坐閒談。

單說伯青到了府中，進去請了父母的安。祝公細問揚州光景，又說到小儒官聲甚著。祝公歎息道：「小儒為人本來純粹，心地極有見識，卻不肯自炫其才聰明外露，所謂大智若愚是也。將來小儒斷不止於一令，都要火用的。你們一班同年中，我所取者只小儒耳。汝等切不可目之，當法其所為，不患不成純粹之士。就是日後，你們都有倚賴他的所在。」伯青唯唯聽訓，又說了一回，方才退出。到了自己書房，漢槎早已得信，來看伯青。

二人正對坐閒話，連兒來回道：「馮老爺過來了。」早聽得二郎一路招呼著進來，二人起身迎入書房坐下。茶罷，略敘寒暄，二郎即把穆氏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一遍，「故特來求計諸兄，要救小黛出脫牢籠。不然他若被穆氏逼死了，小弟惟有相從於地下而已」。說著，紛紛淚落。伯青見二郎如此光景，也覺可憫，又想到「小黛現在度日如年，死多生少，況他與二郎已結身緣，又是個有志的女子，必不肯再適他人。他與晚秀是同時的人，若一比較起來，真有霄壤之分。我等既與二郎至好，豈可置之不問」。向二郎道：「楚卿不用性急，小麗的算計頗好，非如此做法不得成功。明日待小儒來，與他商議，緩緩的去圈套穆氏，都可入我彀中。這幾日小儒要去拜制台壽，卻沒有閒暇。好在小黛暫時也無妨礙，明日囑小儒那邊先打發個人去，試探穆氏口氣再作計較。」二郎謝了又謝，又與漢槎敘了幾句，起身作辭。

回至寓內，見了從龍把伯青允他的話說知眾人。梅仙笑道：「我看你今日才算放下心來，省得你終日笑一陣哭一陣，我也不懂你是怎樣心思，嚇得我又不敢多問你。我不怕別的，只怕你弄瘋了，那才是鬧出大亂子。托天庇佑，有了陳小儒、祝伯青這幾個撮合山，滿口應允，你這件事真真十拿九穩。明日倒要先去給個信與林姑娘，遙想他在家裝假病，又要哼又要吃苦水，那日子也不甚好過。加以心內愁煩，拿不定就成功，不要你放了心，他又在家愁瘋了。」引得從龍大笑起來。二郎指著梅仙道：「你這促壽的癆病鬼，專會刻薄人。你不要愁我瘋，我倒愁你壽不永。」梅仙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好良心！我為你費盡心機，想出一條盡善盡美的良策，你不感激我，反詛5已起我來。記不得作揖請安，望著我設法的時候了。」三人談談說說，吃了晚飯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小儒去察見過制軍下來，到了祝府。伯青接入書房，小儒說要去會二郎。伯青道：「他正有件事要來求你。」遂將小黛的話一一說明，「托你打發個面生的人，去試探消息，再作計較」。小儒道：「果然成全了他們因緣，楚卿由此轉念巴乾正務，我也樂從。但是打發去的人，要口角伶俐，露不得一絲破綻，若說翻了，那就難了。」低頭沉吟半會道：「我船上有個隨身家丁王喜，此人年紀雖輕，卻極能辦事，現在派在衙門裡當外差。明早叫他去走一遭，還不致誤事。」伯青連稱使得。小儒即作辭起身，又至江王府拜會過了，也不去會二郎。回到船中，叫過王喜從頭至尾吩咐了一遍。

王喜答應退出，更換了一套新衣，帶了兩名三兒，搖搖擺擺向小黛家來。到了門首，先著三兒入內說聲「這位王大老爺是由揚州來的，久仰你家姑娘大名，特來奉訪，務必要面會談談的」。少頃，穆氏隨了出來，抬頭見王喜生得人材俊俏，衣服華麗，像位大老爺身分。忙上前請了安，垂手站在一旁道：「蒙大老爺光降，理應喚小女出來伺候，無奈染了重病在牀，有半月之久，萬不能見人，要請大老爺原諒。」王喜故作驚訝道：「怎麼有了病，這是怪我緣分淺，連一面都會不到。我也走乏了，借你家屋裡歇一歇腳，可使得麼？」穆氏忙請王喜至內堂坐下，叫女婢送了茶，自己坐在下面相陪。王喜吩咐兩個三兒道：「你們外邊去，不要在這裡叫喚，他家姐兒有病，不可驚動。」三兒一齊退出。

王喜問了幾句閒話，把椅子挪了挪，靠著穆氏低低的道：「我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要問你，聞得你家姐兒身上有個客與他怪好的。那個人我也認識，他這句話可有是沒有？」穆氏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既然大老爺知道其情，也不用我細說。有是有一個姓馮的，如今不來往了，我家女兒的病，即因他而起。說及這姓馮的，我恨如切齒。」王喜拍手道：「好呀！你倒一句沒有欺我，我也聽得人家這樣講。那姓馮的在京的時候，我就認得他了。他是個沒行止的人，怎麼你家招惹他進門呢？」

穆氏聽王喜的話，句句對了頭，索性把前後細情細說，把個王喜不住的歎息道：「你既與馮姓鬧過了，我也把直話說給你聽。這姓馮的日前在京裡鬧得不成成人樣，連衣食都不能周全，人都鄙薄他，不肯照顧他。後來到了一個外省會試的舉子，有幾個錢兒，一心要做好人，學那扶危濟困的故事。不知怎樣瞎了眼，碰見這個姓馮的，說他不過暫時落魄，將來大有作為，比他是個伍子胥、漢王孫，極力提拔，又代他捐了個郎中。那姓馮的窮得沒有路走，忽然遇見這個冒失鬼，重複又矜張起來，格外在京裡胡鬧。他做的事，都合不上口兒說。他這舉子，會試點了詞林，告假祭祖，又把這寶貨帶了出來，不知怎樣又落到你家？你想他不過靠著人養活，那裡還有多錢使用？據聞那提拔他的人，而今電曉得他的脾氣，同他疏遠了。我久聞你家姐兒是南京城裡數一數二的人材，偏生遇見這倒灶的，不是我說，也怪你做娘的沒有見識，不認得人。你不能只看他那副臉蛋兒，與那幾件外單兒。如今難得與他拆開，要算你的運氣。你家有這樣一個好姐兒，還愁沒有大老官結識麼？若說你家姐兒為他病了，更是傻氣。這樣人還是什麼稀罕寶嗎？罷了，索性日後真有好處也不妨，自古英雄多出草莽。眼見得他是壞定底的了，跟他也過不出好日子來，真正錯得大呢！」

一席話，說得穆氏頓口無言，由五內裡佩服出來道：「大老爺真乃洞見肺腑，我也這般說。無奈我家不爭氣的女兒，一心戀著他，病都想出來了。目下鬧得不死不活，終日只是哭，叫我也沒有法，多分是前世裡的冤孽。」王喜道：「我來的工夫久了，還要去會個人。停一日再來看你家姐兒，待我開導他幾句，包你比吃藥還靈驗。」說罷，叫三兒進來，取出個銀包約有四五兩重，遞與穆氏道：「不成個意思，買點果品給你家姐兒吃罷。」穆氏道：「大老爺只用了一盞清茶，我連點心都沒有備，一因為有病人在家，小使們配藥去了，一怎好領起大老爺貴來，斷斷不敢。」王喜道：「這點點意思，你還推讓，不是羞我嗎？」

穆氏見他執意不肯收回，忙起身道了謝，心內好不喜歡。「這姓王的不知有多大家財，頭一次出手即如此大方。若是小黛好好的接了這個人，真正是欣富貴不愁窮」。王喜起身，帶了歡三兒走出。穆氏一直送到大門外，還叮嚀了好幾句，「有暇請過來坐坐」，見王喜去遠了，方才回身。到了房內，見小黛倚在牀上似睡非睡，淚痕猶在，不敢驚動他，悄悄的走出。坐在堂前，細想這姓王的人又好，錢又多，說話又溜亮。若他日再來，能於勸轉了小黛，就招接了他，要算天大一樁美事。只怕他不來，我又忘卻問他住處，又沒地方去請，他心內又懊悔起來。

不談穆氏在家胡思亂想。單說王喜回至船中，見小儒銷差，把說穆氏的話細細稟明，「看穆氏的意思已有八分活動，過一日再去一次，即可入港」。小儒甚喜，大為稱贊能乾。即遣人去通知二郎，叫他暗中送信與小黛，可以放心，還要假作歡喜，不可十分大意，被他們看破真偽。二郎得了信，飛風去知會小鳳姊妹，轉述小黛知道。小黛的病，卻慢慢好起來了。

又隔了一天，王喜仍帶著兩名三兒來尋穆氏。才進了門，穆氏如迎上賓的接了入內，趕緊吩咐廚房備酒款待。席中談到日前的話，「承大老爺關切，我仔細打算，一絲不錯，只恐我家那天生怪性的女兒，不肯依從。如蒙大老爺開導他，換了念頭，真乃我林家的再造父母，衣食爹娘」。王喜笑道：「你的言太重了，非是我好多事，亦因你家姐兒好一朵嬌花，被那姓馮的占住了，譬如生在一堆灰上，豈不可惜！不知這兩日的病，可好了些？若許我見一面，我就好用幾句話兒挑撥他了。」穆氏道：「連日精神似覺好些，待我先進去探一探口氣，再來請你大老爺。」即起身進房，見小黛面朝外睡著。

穆氏低低問道：「你要吃茶麼？」小黛睜開雙眼，搖頭道：「不吃。」穆氏又道：「外面來了個姓王的，是個過路官兒，要會

會你有話說。」小黛怡然不悅道：「那個姓王的來會我做什麼？難道我病才稍好，又想來催我死麼！」穆氏急得滿面通紅道：「你又來尋氣了，我的話都沒有說得完。這姓王的是馮老爺叫他來看看你的，若是別人我何能叫你會他？」小黛聽了，始回臣頃作喜道：「原來是楚卿那邊來的，你該早說，快些扶我坐起，去請他進來。」穆氏即忙出來，對王喜道：「我才說了聲有人要會你，他登時就生氣，虧我說你大老爺是姓馮的請來的，方才沒事，叫我請你老人家進去。你須要照我這樣說法。」

王喜點頭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同穆氏跨步入房，見房中陳設甚為幽雅，小黛斜倚錦枕，半坐半睡，那一種可憐的體態，如捧心西子一般。王喜暗暗讚歎道：「怪不得馮老爺為他用盡心機，求張請李，像這樣人材真是天下有一無二。」穆氏邀請他在榻前坐下，小黛明知是小儒的人，也不問長短，劈口道：「楚卿近日可好？爺與楚卿是親呢是友？」王喜道：「楚卿在京中時，與我即是一人之交。昨日我去看他，他托我來問你近日病體若何，囑你安心調攝。他因有件俗事羈絆住了，遲一天當親來看你。」穆氏接口道：「千萬拜托你大老爺請馮老爺早些過來，他老人家向來寬洪大量，難道與我家別了幾句氣，就不上門了，還要惹旁人笑話呢！」王喜道：「沒有的話，他委係被別的事纏住了，不然久經來了。他怕你家疑惑他別氣，又不放心你家姑娘的病，所以才囑托我來的。」

穆氏又搬了幾色果品進來，邀王喜上坐，自己對面作陪。吃了幾巡酒，王喜故意裝著半醉情形，笑嘻嘻對著小黛，突然道：「翠姑娘，你可曉得楚卿定下親來了。」小黛聽了，慘動顏色，顫抖抖的道：「你怎樣講楚卿竟自定親了，當真的麼？」穆氏連忙攔住王喜道：「大老爺請呀，酒冷了，這些閒話此時提他做什麼呢！」王喜道：「該打，該打！我是聽來不確的話，翠姑娘別要見疑。」小黛著急道：「母親，你真要恠死人。難道不說就罷了？他已出口，我已入耳。要得好，起先連這幾個字都不說才沒事呢！」說著，紛紛淚下，向王喜道：「爺不用聽我母親的話，只管講，我最不耐煩人說半截話。」王喜故作艱難了半晌道：「翠姑娘，我說是說定了，你却不可生氣。楚卿自從那日淘氣出去，恰恰姓雲的回來了，再三勸他結門姻親，又說這些路上的人娶家來做正室，要惹旁人議論的，也不像我們官宦人家做的事。楚卿正在氣頭上，被他把心勸活動了，應允了他。姓雲的次日即喚了媒婆來與他議親，據說是個什麼姓吳的女兒，他老子也做過官的，一說即成，前數日已經下過聘了。我當這件事你該知道，我所以才說的，殊不知你還不曉得，算我多話。」

小黛聽了，登時滿面紫漲，淚如雨下，指著窗外大罵道：「馮寶，你這負心的賊！我為你受氣染病，連半字怨言都無，皆因當日在神前立誓，同生同死。不料你聽旁人的挑唆，負了盟約，改變心腸。負心的賊子呀！只怕天也不能容你。算我瞎了眼，認錯了人，弄得我不苗不莠，反惹同伴姊妹們恥笑。」又罵雲從龍道：「人家好端端的因緣，干你何事？你一意打破了人家，只恐你也要有報應的。」哭著罵著，嚇得王喜與穆氏呆呆的坐著不動，勸又不好，不勸又不好。

小黛哭罵了半會，突然大笑起來，喚著自己名字道：「林小黛，林小黛，你好癡呀！這一來可以打破你的迷關，斷絕你的癡念。他既負心，我亦改節，難不成我還為這負心賊把性命糟蹋了麼？連我這場病，都害得無謂，害得可笑。」一翻身坐了起來，下了臥榻對著王喜福了一福道：「你老人家要算我林小黛救命恩人，不然豈不為負心賊所賣。」回頭吩咐奴婢，快取稀飯來，「我此時心內頗覺爽快，似乎餓得很，我身上病一點都沒有了。」穆氏見小黛如此，又驚又喜，驚的是小黛忽哭忽笑，如染了魔一般；喜的是他聽了姓王的話，改轉念頭，從此可以不想那姓馮的。「如果由此病退心回，這王大老爺倒不是我女兒救命恩人，真正是我家一尊救命王菩薩。我女兒能於另行接人，我還愁窮麼！」不禁樂得手舞足蹈，近前扶住小黛道：「你病後不可過於勞動，又不可作氣。這些話未知是真是假，你還到牀上歇息去。」小黛笑道：「母親，你還當我有病麼？我已好了，我的心也不呆了。不是我誇口說句沒廉恥的話，似我林小黛這樣人品，他姓馮的也無福消受。我趁此青春也落得自尋快活，管什麼日後不日後，終身不終身。待馮寶這種恩值，尚然改變，我亦看透世情，且到那個時候再作計較。細細回想起來，我真是普天下第一個癡子。」

穆氏知小黛的心已決，只喜得心癢難撓，不住暗暗謝謝地。奴婢擺上粥來，小黛一口氣吃了兩碗。穆氏恐他病後過飽，再三勸住，又勸他上牀稍養精神，放下帳幔，邀了王喜至堂前坐下。穆氏倒地百拜道：「承大老爺天高地厚之恩，勸醒小女癡腸，粉骨碎身難酬大德。」王喜扶起穆氏，大笑道：「這也是該應，偏偏我這幾句話打動了他，又甚為相信。我深愁說翻了，那就了不起。」二人重新入座，開懷暢飲。王喜道：「不是我又多話，乘著他心活動的時候，你要趕緊另尋個出色的人，他此時必然依允。」倘或久頓思謀，心又回轉過來；再不然曉得我這些話是騙他的，那時就請了天上神仙下來，他也不相信了。」

一句話提醒穆氏，連連稱是，低下頭來沉吟半晌，對著王喜嘻嘻的道：「我有句不中聽的話，要對大老爺講，卻不要見惱。」王喜道：「沒有的話，你只管講，能於商得來的事件，我斷無不行之理。」穆氏道：「適才你大老爺說，我女兒回轉心腸，恐日久又有改變，但是要暫時尋一個他合式的人，那裡有這樣相巧的。我再三思想，你老人家年又妙齡，家資又大，可算一個十全的人。若是賞臉肯要我的女兒，他必然稱意。至於我女兒身價銀兩，決不計較。」王喜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不要罪我罷，你家姐兒天仙般人，我也配得上麼？我留心替你家覓一個就是了。」穆氏道：「大老爺不須推辭，我是實心實意報效你大老爺，倘有半句做作，叫我永墮地獄，不得翻身。」王喜聽了，喜動顏色道：「你這話果然當真麼？」穆氏道：「我已發過誓了，難道大老爺還不相信？」王喜道：「承你雅愛，好極的了！但有一件，你須問定翠姐兒可否願意？單是你應允怕不算數，只要你家姐兒答應，我也不克苦你。我有個菲意，思送三千兩紋銀來作身價。」

穆氏聞姓王的出口就給三千，喜出望外，道：「論理不該與大老爺計較，無奈我歷年虧空多了，加以他這一場病，用得不少，我都指望在我家這寶貝身上開銷呢！」王喜道：「這話倒不錯，也罷，苦苦我罷，亦因你家姐兒生得好，就叫我多花費些也情願。少也不給你，再添二千，湊成五千銀子何如？若要再多，那卻難辦了。」穆氏急忙出席道謝道：「我今晚問定我女兒，你老人家明日來聽回信。」王喜道：「我寓在水西門外船上，你如有實信，亦可著人招呼我聲。」穆氏答應，吩咐奴婢送上飯來，二人吃畢，又坐了坐，王喜起身辭去。

穆氏同奴婢收拾杯盞，關好門戶，然後來至房內。小黛正倚在牀上叫奴婢拍腿，見穆氏進來，問道：「那姓王的走了麼？」穆氏道：「走了。他恐你已睡，囑我說聲，不驚動你了。」小黛道：「這個人還好，人品既軒昂，說話又伶俐。」穆氏聽小黛羨慕他，趁勢說道：「這樣好人材，不知將來便宜那家姐兒呢！所以他至今未婚，想必是揀選門戶。」小黛笑了笑，低下頭去。穆氏又道：「你看那姓王的較馮二郎何如？」小黛作色道：「母親從今不用提那負心的賊子，引我恚氣。」穆氏道：「我不過這樣說，你又何苦著起惱來，從此不提就罷了。但是那姓王的話，也不可全信，恐他與馮姓有隙，借此作問。我想二郎或者才有此心，未必即行。」小黛道：「管他是與不是，他既生此不良之心，我決意同他恩斷情絕。」說著，又流下淚來。

穆氏見小黛提及二郎即咬牙切齒的痛恨，忙道：「我有句話要與你說聲，我與你既為母女，無話不說。你雖斷絕了馮姓，你的終身將來又依靠著誰呢？那姓王的適才也慮及於此。他還有句不中聽的話，對為娘講了，為娘卻不便對你講。」小黛道：「有話即說，何必吞吞吐吐，叫人煩悶。」穆氏嘻嘻的道：「倘然這話說錯了，你只當放了個屁，粉板上寫字塗掉了重來。好在言出我口，即入你耳，又無外人在此，諒也不妨。那王姓是個極有錢的人，現在納了功名，不久赴都引見。況他今年才二十一歲，還沒有定親，意在討房妻小，一路進京有個伙伴。他卻十分羨慕你，情願央媒說合，行聘納彩，娶過去做一位正室夫人。而且郎才女貌，兩相匹敵，這門親在我看是好極了。無如係你的終身火事，我卻不敢做主，又怕你仍然記掛二郎，全要你自己定主見。」

小黛聽了，紅生兩頰，俯首拈帶，忖度了半會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女兒終身本該母親作主，那有女兒自家擇配的道理。母親又是個老練的人，做得方能去做，難道母親選害女兒不成。」穆氏見小黛肯嫁王姓，喜從天降道：「好呀！你向來是個聰明人，又見得透理。人生在世都要向大路上走，那個肯跳入火坑裡去。你如果真肯了，我明日就允他。允定了，卻不能再收口的。」小黛微微點首，穆氏心內好生喜悅，忙忙的出房叫人到水西門外，「去請王大老爺過來。」

卻說王喜回至船中，囑咐跟他的三兒遠遠在岸上觀望，如林家有人來，你先上船說聲，好作準備。那人出了城，正遇著三兒，

問道：「你家老爺可在船上？」三兒道：「在船上會客呢！你在此等一等，我上船先去回聲。」三兒去未片刻，同了王喜一齊走來，那人搶步上前請安。王喜道：「你家奶奶打發你來請我有什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不曉得，奶奶說有要緊的話，務必請老爺去。」王喜點首叫三兒備了馬，直奔穆氏家來。穆氏早在門前盼守，王喜下騎，同人內堂。穆氏道：「無事也不敢驚動你大老爺，因適才所說的事，不意我女兒竟自應允，怕遲又生變，所以急急奉請前來商議。」王喜聽了，大喜道：「你話真的嗎？」穆氏道：「我怎敢哄騙。」王喜拍掌道：「哎呀！我王某好大造化，竟蒙你姐兒不棄，看得起我，真正造化非淺。請問我是那一天過來接人呢？我的銀子現成，聽憑你什麼時候要。」

穆氏道：「他病勢雖退，未能復原，都要調養幾日方好。還有句話，我說你是明媒正娶，他才允行，卻要照著這樣做。過了門是你家的人，隨你做大大小小，我都不問。這時候露了風聲，就難成了。」王喜道：「你過於多慮了，誰說將你女兒做小的。不過這幾千銀子，送過來作個聘禮，難不成還說是身價麼？如此天仙般的人，誰忍心把他做小婆子，叫我朝夕焚香侍奉作菩薩樣看待，我也情願。況且我又不曾娶過正妻，你久經知道的。天色不早，我要回船了。明日叫人送銀子來，你擇個日子招呼我接人就是了。」穆氏連連答應送出。

王喜到了船上，把穆氏的話回明了小儒。小儒忙坐轎來會伯青，又叫人分頭請眾人至祝府會話。小儒將至祝府，二郎，從龍、王蘭，漢槎也都到了，伯青將眾人迎入書房坐定。小儒先向二郎道喜道：「楚卿見委的事，可以報命，未知楚卿何以酬我？」把王喜來回的話，對眾人說了，把個二郎喜的坐立不得，連連作揖道：「小弟蒙諸兄大德，成就了這樁美事，連小弟都不知怎樣酬答才好，總之心感不盡。」

王蘭道：「套言休敘，大眾好商議送五千銀子去，不然恐穆氏又有變動，好容易做到這地步，不可放鬆了一著。」小儒道：「我出二千，其餘諸兄量力資助。俟楚卿進京補了缺，一並歸償。」王蘭道：「難為你說這人情話，我倒不放心他，必須寫紙憑據，還要你陳小儒做個包中方可。你也不必把嘴說俗了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怪我，怪我！大家作送楚卿的賀分何如？」伯青接口道：「我出一千。」王蘭道：「我也出一千，還有一千子騫與在田合出了罷。」各人議定，二郎起身道：「既承諸兄成全，又蒙解囊相助，小弟身受盛德，卻如何報答？」王蘭道：「閒話少說，你早早預備新房，好接新人。及期備一席豐美酒肴，讓我等盡興一飲，就算你報答過了。」眾人齊稱使得。又坐了一會，各自散去。

小儒回至舟中，各家的銀兩陸續如數送到。小儒交與王喜道：「你明日把銀子交代穆氏，叫他約個日子，你仍要親自去接他，再另僱一隻船，將林姑娘抬到船上，遮掩耳目，然後悄悄的送到雲大人公館裡去。過了那一天，就不怕穆氏說話了。」王喜答應下來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帶齊銀兩來至林家，一一交代穆氏清楚。穆氏喜悅非常，叫人搬入裡面，又留王喜晚宴。席間，王喜問擇定何日？穆氏道：「昨晚與小女言明，他說病雖好了，也要收拾收拾，大約五日後來接人罷。」王喜道：「那倒不用過急，即遲個十朝半月也不妨。第一身體要緊，不可勞碌出別的事來。」又飲了一會，王喜起身道：「我不便進去看他，煩代問聲罷。」穆氏送出王喜，回至房內將王喜的話對小黛說明。究竟小黛是穆氏所生，雖臭味不同，天性自在。明知這一去，不知何年月日方可回來再見我母親，不由一陣傷心，落下淚來。穆氏反安慰了幾句，服侍他睡下，才出房來。看一回銀子，心中歡喜一回，從此可算得個小財主了。

那邊王喜到了船中，回明小儒，即叫人知照二郎。從龍掃除出後進三間房屋，做了新房。二郎好生暢快，恨不得明日就交第五個日子方好。這日已是喜期，從龍吩咐內外掛燈結綵，伯青等人早早的過來料理一切，專守夜靜新人進門。城外小儒打發王喜動了身，也坐轎向從龍公館裡來。

今日王喜打扮得全身十分齊整，亦穿了冠帶吉服，用的二郎旗傘執事，一路鼓樂喧闐。到了林家門首，三聲火炮，彩轎抬進中堂。穆氏請王喜入內，四處也張掛燈彩，又請了兩個有意思的人來陪王喜。裡廂央著小風、小憐過來代小黛梳妝插帶。

吉時已到，廊下奏樂催妝。小鳳，小憐扶了小黛起牀，穿戴冠帶。小鳳低聲說道：「恭喜賢妹今日吉期，又幸出脫牢籠，得如心願。從此夫婦齊眉，百年偕老。可羨，可賀！」小憐道：「姐姐慢點說吉利話，我只怕那姓主的把翠姐姐抬了去，陡然味卻良心，不交代楚卿，開船他方遠走，那是個打不清的官司。」引得小黛忍不住「嗤」的笑了一聲。小鳳笑道：「你偏生有這些尖刻的話，不怕翠妹妹惱你。」外面三次催妝，不能停待。穆氏也覺傷心道：「兒呀！為娘生你十八年，辛苦一場，今日將你嫁去，雖然男大須婚，女長當嫁，始終叫為娘的如何割捨。況且三五天後，就要起程進京，更不知何時再見我的親兒？」母女抱頭大哭，小黛又囑咐他妹子五兒，要孝順母親，不可違拗。正哭得難捨難分，外廂的鼓樂愈奏愈緊，小鳳，小憐勸住穆氏，叫玉梅同女婢等扶著小黛，坐入轎內。門外又三聲火炮，彩轎起身，王喜坐馬跟著彩轎。到了河乾，女婢攙扶進艙，王喜也下了騎，重賞女婢等人，打發回城。

時日已西沒，王喜叫人喚了一乘小轎，請小黛上岸，自己騎馬相隨如飛的直向從龍公館裡來。到了門首，王喜先入內回明，將轎子抬進中堂。從龍早僱了兩名老年婆子，來迎請新人。小黛出轎，見小儒等人均在堂前，搶行一步，盈盈下拜道：「我林小黛蒙諸位老爺搭救，提出網羅，又得與楚卿匹配，皆諸位老爺鼎力拯拔，何啻恩同再造，刻骨鏤心，至死不朽。」眾人忙一齊回禮道：「翠顰何出此言，使我等當受不起。我輩既與楚卿為生死之交，楚卿之事無異己事。何況翠顰已歸楚卿，今夕共成歡好，明日即是我等之弟婦了。而且這般稱呼，更罪我等，從此乃一家人了，切勿如此謙虛。」二郎在旁亦深為感激。從龍命設了香案，叫老婆子扶著小黛，與二郎交拜天地，然後扶入內室。外廂擺齊酒席，眾人入座暢飲，十分熱鬧。直飲至三鼓，眾人送二郎進房，又坐了半晌，方各回私第。

二郎叫兩名老婆子退出，關好房門，走近小黛面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我馮寶不才，累及賢卿受苦，竟能暫死靡他，令人欽佩。何幸得有此日，我與你真成再生夫婦了。」小黛道：「蒙君不以賤質相棄，感銘五中，既為夫婦，彼此毋須套言。惟陳，祝渚人大德，願君勿忘，從今當努力前程，時加勉惕，以報知己，即妾之幸也。」二郎唯唯聽命。兩人寬去外衣，攜手入幃，舊雨重逢，倍添恩愛，說不盡百般海誓山盟，萬種偎紅倚翠。次早，二郎又到各家謝親。無事惟與小黛彈棋分韻，步門不出，專待眾人一同進京供職。

穆氏到了次日，叫人挑了兩擔果盒，又著兩名女婢至城外去看小黛。少頃，眾人回來說：「昨夜船已刀：去了，遍問鄰舟，都說連這號船與那姓王的都不知道。」穆氏深為詫異，猜不透其中原故。「若說他騙我女兒，銀子又如數交清；既不騙我女兒，何須連夜將船開去？好在我的銀子到手，我女兒本是賣與他的，隨他去了」。

大凡瞞人的事，日久必露。這一天小儒拜客，走林家門首經過，王喜騎馬相隨。林家的人仔細觀看，實在是那姓王的模樣，又聽得人呼他「王二爺」。事有湊巧，這日祝府老太太壽誕，二郎叫小黛往祝，又被林家的人碰見，緊緊跟隨在後。到了祝府，聞得人通報說：「馮太太過來了。」林家的人回來，把先後情節說知穆氏。穆氏又細細打聽明白，如夢初醒，方曉得中了眾人划算，深自迫恨。若再去尋馮姓說話，怕此番要討苦吃。氣悶了幾日，回相看銀子的情面，也只好罷了。女兒既嫁了人，南京亦無甚貪戀，辭了小鳳家房子，帶著次女五兒回家去了。

到了蘇州，置買了幾處市房地以為養活。過了數年，代五兒揀個人家嫁出，只落了穆氏一人。喜的豐衣足食，自由自便，五兒又時常接穆氏過去走走。五兒是穆氏自幼買家來的，穆氏待他宛如己出；刻下嫁的丈夫，又與五兒甚為伉儷。雖然是一對假女假婿，倒還孝順。穆氏直待到二郎放了外任，那時小黛想念他母親，與二郎商議，將穆氏接至衙內養老送終。這是穆氏一生的結局。下文無有交代。

單說這一日是程制台的大壽，各屬官員都來慶祝。伯青等人也去拜壽，程公單留小儒飲酒。席間，程公舉杯對小儒道：「貴縣

所贈壽文，未免過於謬獎。但其文華實兼到，詞意敷暢，足可壓倒群作。不知出自貴縣之手，抑係人代筆？」小儒欠身答道：「係卑職衙門幕友，揚州府學生員甘又盤名誓者所作，是王者香席常繕寫的。」程公點首道：「甘老先生當時名宿，我亦久慕其人。」又問小儒道：「有一位鴻臚寺姓雲的，現住在南京，不知貴縣可識此人否？」小儒道：「雲大人與卑職多年至好，日前一同出京的。」

程公喜道：「這就好極了，我有一事奉煩貴縣。前歲粵寇作亂，我與在田同在軍中，他的膽力學識我素欽佩，他也很看得起我。後來凱撤入都，沿途起居皆在一處，自他留京內用，我蒞外任，方才疏遠。聞得他至今尚未婚娶，意在煩貴縣代小女作伐，願侍在田箕帚。他既與你至好，想斷不見鄙，未免我太僭稱了，煩貴縣說好聽些。」小儒道：「雲大人得蒙大人垂愛，許附門楣，大人尊兼齒德，何為僭稱！雲大人諒無不允之理，明日卑職即去說聲，再來察命。」席終，天色，尚早，小儒不回座船，一逕來至雲府。適值伯青、王蘭也在那邊。

小儒將程制台要與從龍聯姻的話，說知眾人。從龍未及回答，伯青贊好道：「這門親事倒極相當，程公為人本有才幹，遙想他的女公子德容是兼備的了。」從龍道：「他是個外任封疆，江南又為富甲之區，我不過一個窮京官，怕的門戶不齊。」王蘭搖頭道：「在田說的是什麼話，我輩科第出身，外任都要由內官做起，我們不嫌他們班就夠了，他還敢嫌我們窮京官。你又是個九卿班子，一半年放出來，即是藩臬，不見得不如他，難道做一輩子窮京官不成？小儒不要睬他，我代他允了。況且在田年將三十，也該討房家小才是正理。」伯青笑道：「聯姻的事，都要本人答應。你代他允了，不好算數。」從龍道：「親事可允，但是一經下聘，就要娶的。我們年終要入京供職。」小儒道：「這句話毋須交代，他也知道的。」坐了一會，小儒辭別回船。

來日去見程公覆命，程公聞從龍允了親，大為歡喜。擇月初完姻，滿了月好讓他攜眷進京。又留住小儒，待下過聘，再回揚州。祝江二府亦擇定十月兩家嫁娶，好在都是小儒媒人。小儒俟從龍處下了聘禮，收拾起程，又去見制軍稟辭。程公再三諄囑，「及期仍煩貴縣來省一行」。伯青等人輪次待小儒餞行，整整鬧了數日。小儒作辭，眾人登舟，揚帆在路。

走了兩日，已抵揚州。本署內書役人等，排齊頭銜執事，出城迎接。將至衙門，突然道旁跑出一中年婦人，跪在當街，口呼「血海冤枉，要求青天太爺昭雪」。隸役人等同聲吆喝，來打這婦人。小儒急忙止住，喚近婦人，取過他狀詞從頭細看，不由得毛髮直豎，連稱可惡。收了他狀詞，叫左右帶了婦人回到衙內，仔細審問。不知小儒看了狀詞，因何怒惱起來，這婦人姓甚名誰，所控何事，均聽下回分解。